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5

T 5431/2516

卷之九

詩

宋文公

公祖用也

上

大

日

心

代

爲可堂初集卷之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論

宋太祖論

太祖用趙普之計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醉
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然爲天
子大難。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汝曹雖
無心。麾下之人。欲富貴。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
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

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明日皆稱疾請解軍
 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嗚呼太祖之誠功臣
 何切直而無隱哉夫功臣社稷所攸造天子之
 故人也同時並起而等夷相狎及君臣之分已
 定天子恐其不肯下已亦欲如我所爲也嘗備
 之至密其臣類武人又不喻天子之意未免持
 功而驕悍觸忌以其所觸投其所備如機之伏
 而猝發不可止焉故功臣鮮有得全此其弊在
 君臣格于形迹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太祖以爲

此吾故人不妨以故人之道處之舉其胸之所
 疑明白相告若家庭之無文朋友之無匿于是
 其臣皆聳然引分以遠權其君亦渙然不疑以
 相保豈非仁人之用心英雄駕馭之善術哉三
 代以下得天下長久者唯漢唐宋唐太宗之天
 下引証漢唐身自取之羣臣智勇皆不及其君是功專君
 也禁罔亦疎焉漢高祖雖善將將而攻城掠地
 多諸將之力是君臣功半也若宋太祖陳橋之
 役非意所及北征將士冊太尉爲天子則功不

在上而專臣矣。賴其功也。大則防其變也。愈深。然而漢宋殊軌。二祖同疑。秦滅項之雉。皆抱兔死狗烹之痛。而黃袍翊戴之士。獨享田宅歌舞之安。豈韓彭英布與石守信王審琦等。祿命有差哉。唯君之疑臣。一明言。一不明言也。光武引証光武令列侯就第讀書。卽太祖杯酒釋兵類也。光武默示之。以意。太祖重申之。以言。示意者。今日君臣之體。申言者。平生故人之情。體以分肅。情以誠感。俱克令終。吾以爲太祖尤得焉。德宗唐之

又証李泌

猜主也。李泌同李晟馬燧入見。泌曰。願陛下弗害功臣。晟燧有大功于國。富貴已足。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有事則出征伐。無事則奉朝請。何樂如之。臣對。二臣言之。欲其不自疑耳。當是時。猜主改容。二臣泣謝。同戮力于王室。晟燧忠順不踴。懷光之覆轍。豈非泌之明言。有以善其後哉。嗚呼。功臣亦良苦矣。當其鼓動。拔起托附。青雲亦欲名垂竹帛。施及子孫。而帶河礪山。誓多不踐。安得大臣若李泌。趙普。婉轉君

應轉趙普

臣之間矜全其末路也。

讀此益爲本朝李馮傳諸公三嘆

宋太宗論

陳橋之事非盡藝祖意也。光義實成之。唐神堯得天下。傳太宗。相王得天下。傳明皇。不以序而以功。宋之兄及弟。猶唐之父傳子。不得不然者也。豈必奉昭憲太后之命哉。然人情莫不愛子。承承衍祚。藝祖能無意于昭芳乎。金匱之盟。藝祖既蹈。宋宜讓。蘇之風。太宗應盡。穆公奉與夷之誼。吳終待札。姬必傳昌。父子兄弟。永世克保。顧不休歟。惜乎太宗之卒負也。戰功請賞。昭實

無罪迫令自裁芳亦繼實不念藝祖灼艾分痛
之情乎不有君兄之子何有異母之弟秦王延
美畢命房州帝意實欲殺之不待趙普柴禹錫
之逢惡也負母不孝負兄不弟負秦王不兄負
武功興元不慈家庭骨肉之間慙德闕行未有
如太宗已甚者昔吳壽夢之欲立札也諸樊飲
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餘祭夷
昧復然雖泰伯伯夷何讓焉南唐李璟約序立
景遂景達終傳子煜匈奴呼韓邪單于以顛渠

闕氏之子且莫車年少立雕陶莫臯又立且麋
胥以致之是皆執義守信勿替前盟太宗以正
統致治之明辟方欲較德唐虞絜功湯武顧乃
遠忝諸樊近羞李璟至不得比外夷之篤遜雖
其承五季救風逐富貴棄名義漸漬使然亦其
貪殘刻薄天資固大異乎人也北宋之亡也金
亡之夷考金太祖阿骨打有八子不立而立弟
太宗晟太宗有八子不立而立太祖嫡孫熙宗
亶蓋世有讓德焉夫宋之太祖與阿骨打頗相

類而太宗則甚異乎哉矣爭者亡而讓者興著
 代相形雖太宗九原之下能不俯首媿服乎後
 世論者惡太宗之負案其罪而連類責之曰改
 元急也又曰開寶皇后不成服也夫年內改元
 唐亦有之一見于睿宗之景雲再見德宗之貞
 元在太宗則謂是誠欲死其兄而速爲君爾開
 寶皇后太祖第三后也立于開寶崩于至道帝
 設次發哀不降詔成服以入立時不降詔也論
 者又謂是誠欲死其兄不以爲后爾極憤深尤

仍還疑案

稗官野冊甚乃致疑于斧聲燭影若藝祖不得
 正其終者嗚呼太宗篡耶不必有之事若或有
 之亦足見慙德招誹寒盟集咎下流難居而衆
 心可畏也夫百年有盡貪位無窮骨肉猜嫌所
 生亦幾不免故冢嗣元佐既遭廢斥太子廟見
 還宮人心喜躍帝反不懌太子且然何況先君
 之子及異母弟哉藝祖愛弟視爲太平天子太
 宗嫉子則曰置我何地資性厚薄不啻徑庭功
 德優劣從可辨已然藝祖襲位孤寡致厥嗣短

論

折而義讓可風仍克昌于六世之胤冥報所符
又昭昭不忒者耶

反覆比勘文如雲霞之叠涌

寇準論

寇萊公準以十九舉進士遭逢太宗爲宰執張
詠謂仕太早用太速以不及學爲準惜其後準
之功勲著于國特以性過剛直縱酒疎防爲小
人所忌卒于貶所大醇而小疵不學之效可睹
矣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雖然學以益人智
也凡天下之事理非學不明然事理明則利害
生利害生則趨避出趨避出而低徊審顧儘有
見義不爲聞難沮色者矣而不學之人往往朴

通儒皆然

擊壯決直任性真。赴乎忠孝之節。能定天下國。家之變。是學未必得。而不學未必失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事關君父。曷嘗拘文牽義。飾于學。而後爲能哉。然則寇萊公之能有爲。非用其學。正妙論善用其不學也。且夫兵危道也。契丹驕敵也。真宗非雄武之君。又徂于太祖太宗承平之久。急書一夕五至。舉朝俱欲遷都。準獨勸親征。北幸澶淵。趣駕過河。而壓敵。夫天下豈有強敵在前。此○事○原○可○駭○

援師未至。而先以君父遺賊者哉。漢高祖開基。雄主身當強敵。猶困平城。况區區弱宋。使有學者。處此必爲老成之謀。規萬全之計。其慮彌長。其功未必速。奏準惟少年早仕。才氣縱橫。胸無成案。目空全虜。但與楊億飲博。謔歌。謹呼。固已睥睨撻覽。而褫其魄。契丹果請盟矣。此如嬰兒之狎虎狼。醉人之禦鬼物。中無恇怯。雖虎狼鬼物。未如之何。古之大人君子。天全而人緇。已大而物小。浩然廓然。無所沮忌。大都皆嬰兒醉人。

類也張詠嘗教準讀霍光傳夫霍光誠何如人
千○古○確○論
 哉光唯不學無術不知君之不可易廢立如反
 手國之大計由以定準惟不學無術不知君之
 不可出摧敵于俄頃國之大難由以夷苟加之
 以學學必有術術必盤旋曲折以行之安能成
 功如霍寇爲亘古之偉人哉漢高嫚罵儒生見
 儒冠者取而溺之趙石勒不識字使人讀書至
 酈生勸高祖封六國後曰此法不當得天下英
 雄豁達成事類非儒生所知而儒生之學但可

規條繩尺粉飾太平而非非常之才故不屑屑乎
 此也王欽若日澶淵之役城下之盟也城下之
 盟春秋耻之欽若引春秋其有學術者歟其遇
 事但能修齋誦經已爾議者乃謂宰相須用讀
 書人余每見讀書之士之誤國而深思霍光寇
 準表而出之以爲用人者告也

此論大奇然非勸人不學正勸人善學耳

寇準論二

凡人應非常之變成非常之功。必有素定之計。計不素定。變至而始應之。其功必不成。澶淵之役。寇準豈真以君爲孤注哉。蓋契丹之窺宋。非一日矣。方其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固曰。此狃我也。舉朝以爲尋常無事。而準脈之。旣若大敵之壓境。而早爲備。當是時。命將練師。簡驍銳。據要害。準之精思。至計無一日不在乎。契丹又令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

繼隆石保吉分處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
鎮諸師絡繹布置備不時之援應如獵者施羅
于中林漁者設罟于巨壑盼盼然俟禽魚之投
卽遇絕追逐以快其意已而契丹果大舉入寇
急書一夕五至準以爲出其意中眎爲甚常飲
笑自如舉朝以爲出諸意外驚爲大變請遷避
之不暇此豪傑庸愚之別有備與無備殊也準
請幸澶州則預計其地矣日陛下欲了此不過
五日則預計其日矣同列懼欲退準止令候駕

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請毋還而卽行則預計

此○真○千○古○奇○事○

其應之不可緩矣今夫富人之遠行也猶必擇
日治嚴裹餼糧戒僮僕低徊鄭重辭其家之人
而後出乃以天子之尊百官六師之衆禦契丹之
危聞變卽行如箭之脫弩勢不得留豈非事之
大不經而難測也哉準蓋經營于平日而游戲
于一朝眎其同列與契丹皆若嬰兒之可狎吾
奉天子以渡河皆惶恐悸而無所措已乃高
坐北樓觀其成此則準之愛奇置之危地而甚

庸人好奇不得

安也。後人徒效準之愛奇，無準素定之經營。僥倖于一試，則不惟無功，必至取敗。如近時土木之事，其可鑒矣。嘗怪秦符堅之侵晉也，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動。謝玄問計于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桓冲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日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心防西籓。安遂命駕出山墅，與玄圍棋。賭別墅，及捷書至，安又與客圍棋。安看書，竟置書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已破賊，其整暇如是，豈漫然

以處此哉。蓋安自領楊刺史，固日以秦寇爲憂。練八千之強師，用謝玄、謝石、劉牢之諸少年之英傑，規模久定，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敵至而我無懼，勝敵而我亦無喜。孔子曰：「凡事豫則立。」又曰：「我戰必克。」謝安之謂歟。又何疑于寇準也。

淝水澶淵皆用兵之絕奇，宜並提而論。此是補前篇所未及。

西夏論

終趙宋之世爲患者四日遼日金日元日夏夏
患最久遼金元相遞屬爲寇夏則一患而終宋
矣人知金亡北宋元亡南宋然疲宋之力使不
能有爲實始遼夏而夏尤甚焉蓋遼自澶淵之
後卽不爲宋之大害矣惟夏比歲擾邊用兵遂
無寧日宋帝之賢明莫過于仁宗人材之知勇
莫盛于慶曆皇祐間使其時北鄙旣安西陲不
警以四十餘年之生聚教訓完固其根本安內

千載一時竟疲于夏

而攘外將邊隅永靖宋之爲宋不與漢唐全盛
比烈哉而無如保吉德明之反覆曩霄之桀傲
相繼爲惡靈州以西如人之有疽患在脅脇徑
寸而全體之血氣因之衰耗致令上聖焦勞而
才德之臣如韓琦范仲淹之徒皆日夜謀之惟
恐不及則夏之敵宋固已甚矣慶曆以後凡契
丹之求割地增幣及爭國書之獻納皆因西夏
用兵而乘其危也遼之釁宋愈深宋之怨遼亦
愈甚其後遂有助金亾遼之舉而金卒亾宋夫

亾宋者金而起禍者遼起遼之禍者又夏及宋

此○正○可○恨○

南渡夏又稱藩于金金之勢益張而西鄙終不
可問以年計之幽州之戰遼始侵宋爲宋寇者
百四十餘年金之寇宋亦百二十年蒙古未混
一之前寇宋者四十年耳夏自曩霄稱帝于仁
宗之寶元○現滅于理宗之紹定○凡一百九十一
年○幾與宋曆相等○此豈特一方之小醜哉○宋帝
惟昭陵穆陵歷年久長○然不過四十年而夏之
乾順立五十四年○仁孝立五十八年○僞祚之久

享如此似亦有天祐焉。切怪後人作史重遼金元而輕夏三國有史而夏無史。夫元之混一故無論夏雖褊小其僭號之久豈讓遼金哉。遼金宜比匈奴朝鮮等傳可無專史。遼金而史亦宜。史夏余故備論之。傷宋之不幸拓跋驕橫與契丹女直共開蒙古之先史遼金者無識而其書可廢也。

欠菴嘗欲改宋史去金遼史爲列傳以其與西夏等耳是亦春秋之義惜未成書于此先見緒論

王安石論

人臣謀事而欲大有爲者貴乎先度其時。繼量其勢。又揆其人而所爲乃有益于國。三者皆從變而移不能執一也。時有古有今以古者之所行律于今不可也。勢有近有遠以近者之所效期于遠不可也。人有賢有不肖以賢者之所能責于不肖不可也。王安石之行新法則不然。安石所稱者堯舜而所法則商君也。秦孝公以前褊小不足道。商君因其國勢之將興風俗之將

改爲之變法而富疆之秦卒以大振若宋豈秦
比哉太祖列宗相傳百有餘年吏習而民安此
太平無事之世也如人身未嘗有疾飲食無減
起居晏然有賤醫于此撫拾成方欲急試其技
強投以金丹烏附之藥吾見其無益于身而疾
乃大作此不度時之患也安石嘗調知鄞縣矣
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
卽青苗市易之法也安石自以治鄞旣獲信之
至堅欲大行于天下夫天下之風土不同性氣

三○患○切○中○安○石○之○病

各別此以爲利彼以爲害利者未必感害者卽
以怨固然而肩怪使商君當時賞徒木刑棄灰
之令欲整施于齊楚三晉諸國亦有格而不通
者矣此不度勢之患也且夫治一邑者一人之
力也治天下則必寄權于他人人未必如我之
能亦未必如我之公安石槩以我之所行責人
之行豈能保其無負如呂惠卿韓絳之徒雖謹
守安石之法其人不逮遠矣况下此之紛紛者
此不揆人之患也安石對神宗曰陛下不法堯

此更趣極

舜而法唐太宗鳴呼使堯舜處垂裳文物之時
 而○強○行○草○衣○木○食○之○制○以○平○陽○蒲○阪○一○方○之○俗
 通○繩○于○海○隅○日○出○之○鄉○而○奉○行○者○非○臯○夔○稷○契
 又○皆○共○工○驩○兜○之○人○亦○安○望○唐○虞○成○治○哉○孔○子
 日○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生○三○代○以○下○古○先○王
 治○國○宜○民○之○制○度○既○大○備○于○前○奉○行○成○憲○之○不
 暇○亦○何○必○規○規○乎○取○法○而○變○之○後○世○之○變○法○者
 亦○止○三○人○商○君○王○莽○與○王○安○石○耳○商○君○變○之○而
 國○治○王○莽○王○安○石○變○之○而○天○下○亂○王○莽○變○法○于

好作伴

初○定○之○新○故○亂○發○十○八○年○之○速○安○石○變○法○于○久
 安○之○宋○故○亂○成○數○十○年○之○後○財○窮○民○怨○本○實○既
 撥○外○患○隨○至○宜○同○靖○康○之○喪○亾○謂○非○安○石○召○之
 吾○不○信○也○鳴○呼○安○石○非○所○稱○有○學○術○者○耶○夫○學
 術○之○致○治○猶○舟○車○之○資○以○適○遠○也○今○也○恃○有○其
 具○矯○妄○行○之○不○察○其○可○否○盪○舟○于○山○陸○駕○車○于
 江○湖○尚○日○吾○將○至○千○里○此○豈○特○千○里○之○不○至○哉
 見○其○顛○蹶○沉○溺○而○難○救○矣

皆王安石之良藥非滑稽弄筆文也

張浚論

張浚三用兵而三失事。川陝爲恢復要地。富平之役。五將出師而大潰。西北之事不可爲矣。高宗未嘗無志恢復也。浚與趙鼎同相。其時君子用事。朝野繫望。浚奏罷劉光世。宣撫淮西。迫酈瓊使降。劉豫兵未出門。叛亾四萬。乃引咎求去。及孝宗受禪。銳意用兵。浚入見。卽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又違衆輕舉。欲有事于山東。先潰兵于符離。喪軍資器械殆盡。致新主

沮氣不敢再議復讐浚之所爲大槩如是豈得
 爲中興之名佐哉雖然吾未以此爲浚罪也浚
 之志大而才疎本非用兵之人妄任用兵之事
 雖遭顛蹙志猶可諒獨其爲御史劾去李綱陰
 助汪黃俾國事大壞則浚罪無可解耳蓋當靖
 康建炎之間先後賢相李綱趙鼎二人而已鼎
 才又不及綱當時可以有爲實圖恢復唯綱一
 人卽其爲相七十五日朝綱已定兵備粗修振
 國命于危亾之餘復士氣于奔竄之頃何其整

急出主意

寬一步

所○言○皆○寔○錄○也

暇有序哉且高宗之恢復大機亦在綱相之日
 時值金兵初去劉豫未降宗澤留守東京收降
 諸賊練集民兵疆土雖殘人心正憤使從綱計
 先幸南陽卽圖還汴猶然北宋規模也以有爲
 之人乘有爲之勢張韓劉岳楊吳諸名將已俱
 在行間漸執兵柄使綱在內駕馭而鼓舞之賈
 勇長驅豈止固守吾圍卽返二帝而痛飲黃龍
 豈虛望哉浚獨何心劾綱私意擅殺侍從及買
 馬招軍之罪使之不得一日安其位自綱去而

爲可堂初集 卷九
汪黃專恣風鶴驚疑帝卽南渡矣宋之不能復
振由南渡也宋之勢不能存而南渡由綱去也
○豈○深○文○之○論○哉○
綱之去由浚劫也然則汪黃苗劉諸姦未必能
亾宋而浚實亾之非誤國之首罪哉渡江以後
中原淪沒勢不得不出于和秦檜因而用事浚
乃終身不主和議與檜相左是猶自撥其根本
空扶其枝葉決河潰防而徒爭末流何其不知
量也夫爲相莫急于知人跡浚之劫李綱殺曲
端際趙鼎距岳飛平生舉措顛倒已甚無怪乎

臨事輒敗屢蹙而辱國論者猶以賢相許之虛
名誤人浚之謂歟晦菴以其子栻之故爲浚誌
二萬言公論之失實如是可慨也已

張魏公作事實令人懊恨不得不痛斥之

符離之役胡詮王十朋汪應辰諸名士皆魏
公門人從吏用兵諸名士因秦檜主同抑鬱
已久急欲一試雪憤而卽致潰決平時大言
又安用耶名士伎倆如此反令主同議者擲
掄君子所以欲訥言敏行而謀國不可輕率

也

胡銓論

銓抗疏闢和議曰王倫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夫倫爲日後故名家子而詆之爲無賴他日金欲迫降倫倫曰先臣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今將汙以僞職敢愛一身以辱君命遂縊死其忠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而銓之指斥顧如此無乃不知人乎然銓疏雖不能阻檜議而一時公論猶在士氣猶伸足以扶綱常名教而生強敵之懼故金人募其書千金天下故有托諸空

言○而○有○裨○于○實○事○者○如○魯○仲○連○義○不○帝○秦○秦○軍
 爲○却○五○十○里○胡○銓○義○不○和○金○金○人○懼○而○募○書○其
 類○一○也○誰○謂○名○士○無○益○于○人○國○哉○自○檜○和○金○終
 高○宗○之○世○不○用○兵○而○銓○貶○黜○良○苦○及○于○孝○宗○嗣
 服○張○浚○秉○樞○銓○與○王○十○朋○等○皆○浚○門○人○一○時○進
 用○勸○浚○力○圖○恢○復○以○伸○二○十○年○不○見○用○之○議○庶
 幾○一○雪○不○共○之○耻○然○而○計○謀○未○周○輕○于○開○釁○欲
 有○事○于○山○東○先○潰○師○于○符○離○喪○其○軍○資○器○械○殆
 盡○而○國○威○用○以○大○挫○于○是○向○之○贊○和○議○者○反○笑

之○使○檜○斯○時○尚○在○銓○將○何○辭○自○解○得○非○議○事○易
 而○任○事○難○乎○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正○以○人○之
 行○事○嘗○不○逮○言○也○豈○惟○銓○也○胡○安○國○亦○然○春○秋
 之○義○大○復○仇○安○國○作○傳○凡○事○之○近○于○復○仇○者○非
 有○明○據○亦○反○覆○附○會○以○甚○其○詞○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及○其○在○朝○惑○游○酢○之○言○以○秦○檜○似○荀○文○若
 賢○于○張○浚○諸○人○力○薦○用○事○爰○定○和○議○處○小○朝○廷
 求○活○置○國○仇○而○罔○問○夫○非○通○經○術○者○耶○何○其○與
 作○傳○大○旨○背○謬○而○不○合○也○古○人○立○德○立○功○立○言

爲三不朽由胡氏二子觀之似立言與功德不必盡符二子如此况其下焉者乎余願後之人持重審顧毋譏譏喋喋任意著書及脫口論事也

可爲好議論者著戒

秦檜論

弘光時作

議平金者檜而寔高宗之心也高宗在金久魂馳魄落習見彼虜暴所過無不摧挫謂可與爭鋒不得之數也其心懼欲平又身在靖康時一金擄耳今雖偏安乎貴爲天子始願不及此其心足欲平懼且足命將出師圖恢復非其志也苟倖偷旦夕安非平不可顧難爲之辭檜自北來知金人畏諸將狀又窺見上意奮然樹議爰得柄政行其志當是時不願平者諸將也飛尤

亦是机會

矯○然○者○檜○之○殺○飛○豈○得○已○哉○不○如○是○平○不○成○而
檜○之○不○幸○
 飛○寔○純○忠○無○罪○天○下○哀○飛○卻○怨○檜○矣○檜○欲○箝○人
 口○而○叢○諸○將○之○怨○于○飛○適○召○天○下○萬○世○之○口○藜
 飛○之○怨○于○已○故○惡○聲○皆○歸○檜○焉○要○之○平○亦○計○之
吾○亦○疑○之○
 得○半○也○不○平○而○戰○必○飲○黃○龍○返○二○帝○邠○不○爲○不
 可○必○之○戰○而○爲○聊○自○安○之○平○失○在○忘○警○死○在○休
 力○終○檜○世○一○于○平○而○南○北○不○兵○民○得○少○息○若○檜
似○有○所○指○
 亦○奸○人○之○傑○而○功○宋○者○哉○以○眎○夫○恃○權○嫉○忠○召
 敵○喪○國○者○才○不○才○何○如○也○乃○世○之○甚○檜○罪○者○或

日○檜○先○受○金○人○旨○縱○歸○以○賣○高○宗○甚○高○宗○罪○者
名○教○語○
 亦○日○誠○不○欲○返○二○帝○也○是○二○說○者○臣○子○不○忍○言
 余○未○信○之

丘瓊山舊有此言無如是篇簡潔透快

秦檜論二

弘光時作

檜○平○金○亦○有○功○焉○殺○飛○以○平○則○功○隱○而○罪○著○矣○
○皆○得○情○按○理○之○言○
 中○原○不○必○遂○復○也○人○甚○惜○中○原○之○喪○自○檜○平○若○
 中○原○可○復○不○復○矣○二○帝○不○必○遂○還○也○人○甚○痛○二○
 帝○之○擄○自○檜○平○若○二○帝○可○還○不○還○矣○飛○功○不○必○
 遂○成○也○人○甚○壯○飛○之○忠○自○檜○平○若○飛○功○可○成○不○
 成○矣○諸○將○之○力○不○必○遂○協○也○人○甚○幸○諸○將○之○有○
 餘○材○自○檜○平○若○諸○將○力○可○用○不○用○矣○不○殺○飛○則○
 平○敗○殺○飛○則○平○之○功○敗○飛○之○所○據○義○正○而○號○美○

檜之所爲義短而號醜。檜殺飛舉飛未成之功。名若必成以全飛之美舉。已已成之平議若斷。斷不宜成以甚已之罪。是檜非能殺飛乃成飛也。非檜能殺飛乃飛殺檜也。主心可結國柄可竊。尊官腆祿可榮。然須處身於有可解之地。不當致難于無可罪之人。忠孝美名。處慕忠孝公心也。彼夫割土地棄二帝。此何名哉。殺人之忠以成身之不忠。且以成君之不孝。故飛徒見殺于檜而檜乃見殺于天下萬世之人心。不貫也。

古今奸惡豈遂無檜比。而婦人孺子咸知恨檜。檜真愚而不得奸術者哉。然靖康末金人欲立張邦昌而檜不署名。乞存趙氏。使檜蚤死。亦志節之士矣。殆不幸而執政歟。飛之獄寔成于張俊諸人。而檜獨蒙惡聲焉。又誰與諒之。雖然。繇檜本音今日以觀檜功亦難沒也。

文鋒極快者往往論不中正。此獨能兼之。真所僅見。

完顏亮有功于宋論

朱子功檜疑金人縱檜爲莫須有屠子焯厚非
之旣而朱子有感于完顏亮于是廣屠子之意
爲論曰檜之歸也金縱之歟縱之檜將篡信乎
信信則其終身北面何曰完顏亮固大有造于
宋室也其先則兀术或曰檜非志于篡者不然
破疑衣葛細故也何諄諄以避宮省者誠其子不知
此分香賣履之詐也夫檜亦何自而歸爲其抗
節存趙歟張邵洪皓奚不歸抑泛海間逸歟皓

能募人通使而自免無策檜何以得歸粘罕自
 古之猾虜也其計莫如以中國攻中國而且攻
 其外不若攻其內建炎四年九月立劉豫攻其
 外者也且以艷檜卽以十月縱檜歸攻其內者
 也當兀木之大舉也長驅渡江東南且計日而
 下旣而敗高橋敗廣德又大敗于江中力盡氣
 索而僅得以還于是粘沒喝知宋未可力取也
 計不得不出于用間用間則必求中國所素信
 者此其勢非縱檜不可檜則求歸也非求間也
揆情度勢執曲折中款

老大明証

要盟也神勿臨姑以折宋入金者中金金則曰
 趙保吉何以能背宋人情有不願爲天子者乎
 必以事克則帝者中檜交相欺耳而利令智昏
 檜遂終爲金用此亦事之無疑者獨是結援強
 隣威行宮省獨相十有九年而不聞改玉何以
 故則畏逆亮之隨其後也粘罕死兀木廢劉豫
 矣其弟兄不相信且如是况以篡奪之亮乎自
 紹興十三年平議成檜方倚天子爲重未敢動
 也需之五六年蘊藉義憤者稍衰而威望籍甚

可行矣。十九年亮弒亶自立。外援已失。二十年亮大殺其宗室。凡與檜成言者粘罕兀朮之孫子無噍類。二十一年亮營燕都。則又駸駸將牧馬臨江矣。此可恣行于紀。授之義聲而召兵也。哉。與其爲逆亮之先驅。求天子不得也。毋寧不失爲宰相。與其爲劉豫之續也。受制而臣金。毋寧臣宋。夫豈却前謀而不樂。遂耶。勢不可也。或又曰。能篡患不能守。金可畏。何待乎逆亮。抑知檜固有所取。必于完顏亶也。天下未始無事也。

而論侍臣曰。太平之世。宜尚文辭。彼直無志于中國。奚論江南。亶在則檜篡。亶亡則檜止。逆亮勃敵也。高宗亦中主。問罪之師。壓境而欲以死趙之吏民。死檜亦知必不得之數也。余故曰。完顏亮有造于宋室也。不然。檜僅一主平者。患梗議獨岳飛耳。牛臯何與。亦先醜之。則搖宋之漸也。三大將束手歸第。吳氏僻遠。畀之蜀足矣。秦城王氣之詩。金根九錫之請。江左獨有太師耳。帝亦曰。吾今日始免篡辱。夫孰繫其手足。而使

無動哉。至是而益知道亮之功。宋大矣。

翻空出論。曲折得情。使筆有英勁之氣。

爲可堂初集卷之十

論

孟珙論

或謂宋助金滅遼。卽被金禍。而北宋亡。助元滅

金。卽被元禍。而南宋亡。滅遼與金。適以自滅也。

嗚呼。宋真失計矣哉。間嘗論之。竊謂宋不宜助

金。滅遼而決宜助元。滅金蓋遼之侮宋辱焉。而

已遼存則宋辱遼亡則宋亦亡。辭辱而得亡。宜

政諸臣之助金。誤國莫甚焉。若金則非遼比矣。

靖康之禍。二帝蒙塵。六宮被擄。盡中原而淪陷。之。未。以。小。朝。廷。僅。存。猶。受。其。蹂。躪。此。真。不。共。之。警。忠。臣。義。士。泣。血。枕。戈。百。有。餘。年。而。莫。能。爲。策。幸。而。元。有。伐。金。之。約。金。有。可。圖。之。勢。此。時。尚。煩。再。計。哉。卽。使。助。元。伐。金。金。亡。而。宋。卽。爲。續。亦。必。忠。孝。血。性。語。助。而。伐。之。以。先。快。其。亡。金。之。志。警。人。子。之。父。被。切。喻。人。殺。而。子。亦。其。殺。父。之。人。卽。子。伏。國。法。受。誅。而。父。讐。亦。以。報。矣。况。宋。之。尚。能。自。立。未。卽。爲。金。哉。是。故。紹。定。六。年。孟。珙。會。師。蔡。州。此。春。秋。大。復。讐。

之。義。也。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太。祖。列。宗。實。式。憑。之。孟。珙。遂。能。用。命。戮。力。九。砦。連。克。蔡。州。競。登。殺。元。帥。降。丞。相。執。叅。政。獻。俘。太。廟。收。亡。王。灰。燼。之。骨。貯。之。乎。獄。庫。此。一。時。也。幽。明。人。鬼。之。冤。憤。俱。可。釋。然。而。無。憾。珙。之。功。不。亦。偉。歟。昔。者。伍。胥。入。郢。而。鞭。屍。唐。莊。告。廟。而。反。矢。忠。壯。所。激。無。屈。不。伸。古。今。一。揆。珙。誠。無。愧。况。乎。約。僭。盞。爲。兄。弟。柴。潭。樓。之。拔。又。先。元。帥。而。入。蔡。是。不。獨。耻。雪。于。垂。亡。之。金。亦。威。攝。于。新。造。之。元。俾。知。宋。尚。有。人。未。

可○睥○睨○跡○也○然○前○此○真○德○秀○趙○范○陳○德○剛○輩○皆○
宋○臣○之○良○也○孜孜不勸伐金以元爲慮者何故○
夫○先○事○而○防○慮○之○誠○是○也○愚○又○謂○此○時○窩○闊○台○
之○彊○不○過○于○阿○骨○打○那○顏○侷○蓋○等○之○智○勇○不○過○
于○倭○懶○幹○離○不○兀○木○宋○紹○定○端○平○國○勢○之○弱○不○
過○于○建○炎○紹○興○前○既○可○以○禦○金○後○豈○難○于○禦○元○
向○使○天○假○孟○珙○之○壽○終○三○十○年○收○拾○中○原○之○志○
二○趙○不○速○斃○于○元○余○玠○不○死○陝○蜀○孟○景○之○屬○久○
帥○武○昌○內○固○本○根○外○規○進○取○尚○可○希○功○光○復○豈○

止○收○效○圖○存○乎○而○無○如○政○府○空○虛○匪○人○竊○據○史○
彌○遠○既○亾○賈○似○道○復○進○舉○動○垂○方○予○奪○倒○置○先○
壞○其○腹○心○遂○及○于○肢○體○蜀○亾○楚○潰○宋○遂○爲○亾○金○
之○續○矣○此○豈○助○元○伐○金○之○失○哉○夫○君○子○小○人○何○
代○無○之○獨○宋○之○小○人○往○往○爲○相○秉○政○如○檜○偃○冑○
彌○遠○似○道○皆○一○二○十○年○之○久○雖○懲○噎○廢○食○不○助○
元○伐○金○元○師○不○逼○宋○亦○必○亾○故○讀○史○者○每○恨○南○
宋○有○將○而○無○相○謂○失○計○不○在○誤○用○兵○而○在○誤○用○
人○也○

蔡州之役差快人意故當急表之爲宗汝霖
李伯紀岳鵬舉諸公地下無眉也

余玠論

自○古○偏○安○之○朝○唯○晉○與○宋○晉○宋○之○能○保○東○南○者
以○其○有○巴○蜀○也○巴○蜀○之○險○退○可○以○守○進○可○以○戰
與○江○淮○荆○湖○相○爲○首○尾○分○敵○人○之○力○故○東○南○之
受○攻○也○不○甚○困○桓○溫○晉○臣○之○奸○也○然○知○天○下○之
大○勢○而○先○務○平○蜀○國○之○根○本○以○固○自○晉○以○後○南
北○之○勢○得○以○久○分○者○溫○之○力○也○靖○康○之○季○宋○至
微○弱○矣○兀○木○所○過○無○敵○和○尚○原○之○敗○大○爲○阻○氣
趙○鼎○亦○云○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

形執瞭然

亦○是○創○解○

自蜀始蜀之攸繫顧不重哉故張浚去國慮金
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䟽極言其
狀以勢之有必然也自建紹迄乎開禧吳氏世
將保蜀八十年東南賴以無恙迨于吳曦反而
蜀事大壞曹友聞死而元人長驅是時宣撫制
置所授又非其人軍無統律民不聊生此蜀危
急存亡之日也非余玠大更弊政而徙城屯田
內外安攘其誰能獨當一面挈殘削之全蜀還
本朝或卒也欲革戎師之舉代姚世安抗之謝

方叔護之朝廷召玠俾不自安仰藥以死自玠
死五年而劉整叛降于敵矣嗚呼治國之大要
在乎審勢與用人而已勢有輕有重或一方而
係舉國之命餘地不足守也人有能有不能或
一人而係一方之命餘人不足任也今也棄其
國所係命之地地所係命之人譬居室者逐其
紀綱撤門啟戶與庸懦婢僕相保于堂閫之內
則盜賊鮮有不至是故失蜀以後元人得專力
于襄樊而莫之能禦夫蜀與襄樊左右手也去

蜀而存襄樊是以一手衛全體也勢必不能則全體亦從而喪故人謂宋之亡在伯顏渡江之後而吾謂宋之亡在余玠死蜀之年也豈獨賈似道之罪哉蜀之爲蜀吳玠吳玠百戰捍之而僅存謝方叔一言讒之而即喪小人之謀國大抵如此彼第知私昵姚世安而沮玠而掣其肘豈知其害之至于是哉嗚呼天下而全盛則已不幸而偏安則引○証○愈○醒巴蜀與襄樊誠不可偏廢孔明得蜀而失襄樊不遂進取之謀南宋棄蜀而保襄樊并喪圖存之勢古今大效已然忠智之士所以撫往事而深悲也

深明形勢

方正學論

或曰、可以無死而必死、死之過也。予謂必至于

過而死之道、全忠之義盡而無憾、何者、死忠者

臣之分也。分死而死、豈復有可以不死者、使人

臣逃死耶、有可以不死者、以逃死、即嫌于可以

不死者、亦逃之矣、即必不可以不死者、亦托于

嫌以逃之矣、極其弊、必至于無死、臣而後已、故

志士仁人、不特爲僅死也、寧過于死而後忠之

義盡而後不忠之路、塞若方正學者、或以爲可

以無死者也。雖有鼎革不至易姓。夫非高皇

帝之子歟。以高皇帝之臣君高皇帝之子

于義為有托。而正學曰非吾君也。讐也。必正名

聲罪而死。其身死其家極于十族之慘。而不悔

焉。斯正學所為自靖歟。昔者周之韋商斯易姓

矣。或者亦曰可以無死。以至仁伐至暴也。故賢

如太公則臣之貴。如箕子則賓之親。如微子則

恪之。而首陽義士獨曰非仁也。以臣弑君亦暴

也。必叩馬而諫。餓死不食其粟。當其時苟無伯

夷。天下幾不知弑君之為暴。猶夫遜國之時。苟

無正學。天下幾不知易位之為篡。自正學。死人

臣始知同姓篡位宜死矣。則異姓可知矣。自伯

夷。死人臣知以仁易暴宜死矣。則以暴易暴可

知矣。以暴易仁。又可知矣。不以寬其身。并不以

寬天下後世之人。臣而天下後世之人。臣即欲

自寬焉。其心怦怦然。若為伯夷正學之所制。左

顧右盼。而無所托。以解故曰伯夷正學死之道

全。而忠之義充。類至盡也。雖然忠亦有不同也。

為可堂初集 卷十一 論 方正二

說得懍懍方見方正學非止一代人物

辨

天地人之生辨

說者謂自天地開闢迄于混沌爲一元。元以支
分爲十二會。會凡三千六百年。而曰天開于子。
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歷三會而盤古氏始出
也。洵若斯言。當天上浮之時。大塊固無形也。此
數千年間。渺茫懸虛。亦何所覆及。地下沉之時。
群生全無兆也。氣化秘結。又何所載。揆之理數。
有不然者。何以明之。夫天陽也。一陽生于子。故

日開宣昭之義也。言陽之制陰而上清也。地陰也。重陰沍于丑。故曰闢廣大之義也。言陰之讓陽而下寧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人陰陽合也。寅爲三陽之候。而三陰猶用事故。曰生發氣流形之時也。蓋大衍之數變化在四十九。而生死于一十三。一十三寅也。言凡死而生。生而死。其樞要皆在寅也。夫不合則無關矣。不闔則無闢矣。不化則無生矣。本相須對待以爲言。謂形氣之生成。如是。非謂生成之先後如是也。後人泥

解得明白

辭而不達意。遂曰物必凝結之久。斯損壞不易。兩儀始奠。維萬斯年。當必有之。不知陰陽既判。形氣從分。非兩時也。奚先後乎。氣日上升。卽形日下結。泰交之象著焉。人物于是出矣。寧有數千年之隔乎。觀于河圖四方中央陰陽莫不同位。可以悟矣。故自盤古以後。五帝以前。未有文字。意其世代非甚遼邈。帝堯在御。龜曆之書雖錄不傳。故老或道。亦無紀載。則亦存而勿論可矣。而任昉之述異記。載盤古之終形骸化爲三

光岳瀆衛宏之春秋元命苞載天皇地皇人皇
兄弟各萬有千歲此皆妄意古初人物肇興必
有奇幻造爲誕說以駭衆耳夫古之元氣厚故
多生神聖嗜欲眇故壽越期願其他則猶今也
若湯之問棘是已亦何奇幻之有

羅泌路史可以無作

女媧非女主辨

伏羲之後有女媧氏世紀曰女皇風俗通曰伏
羲女弟然則女媧其女而君天下者歟夫男女
之分陰陽之義也陰不可加陽故女不可加男
詩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女子而主家政卽
爲家之不祥况儼然爲君以主天下則于名爲
不順于理爲反常綱紀何以正號令何以行百
官萬民何以俛首承其下豈非亂世大不道之
事乎故三代以後如漢呂后魏胡太后唐武后

皆亾國篡弒之孽。卽下此而垂簾聽政。如齊君
 王后宋高曹向以外亦不能無弊。雖申主而稍
 有社稷子孫之慮者。必以此爲戒。則女主之不
 宜有明矣。乃後世不宜有而謂上古有之。中主
 以爲戒。而謂伏羲之聖主開之。是豈可信也哉。
 然則曷爲有女媧也。古人之謚其君者。每以其
 君所行之事。記其功德而實之。如有巢燧人神
 農之類。皆是也。或者女媧之治天下。創制立法。
 有益于女民。不敢忘。而以是稱之。歟。且上古文

此辭至當

禘引甚奇

字大抵通用而不煩。女之卽爲汝也。猶無之卽
 爲母也。女者姓也。左傳有女艾。女父母者亦姓
 也。後世有茲母氏。巨母氏。母將氏。母終氏。母丘
 氏。母車氏。使女媧而爲女主。則凡姓女與母者。
 皆婦人歟。豈唯姓也。名亦有之。韓姬弒其君。悼
 公姬似女也。戰國有馮婦。徐夫人。婦與夫人亦
 似女也。三國有暨艷。暨亦似女也。未聞數人之
 爲女。則亦何疑乎女媧之非女主哉。世又傳女
 媧氏補天。夫天豈其可補者。夷考女媧氏都于

以下辨

補天

晉晉之士俗每于元夕煉五色石于冶其光上屬天爲不夜謂之補天亦日通昏夜之變補天之所不及耳然則女媧之稱或亦補天之類其始誠有故而後迺傳訛也

一則異書

商周不改月辨

春秋元命包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其說然也言三統之改朔者皆引爲據愚以爲商承夏改朔在十二月周承商改朔在十一月亦其名焉爾其實月令皆與夏無異改其名者新天下之耳目也無改實者順天行之氣候也曷以徵之徵之于經商書于太甲之卽位廟

見也。日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居桐宮而復辟也。又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夫即位復辟大事也。當于正朔行之而必係以十有二月者明乎正朔雖改而月數必隨乎天運也。非商不改月之大驗哉。周之言月則詩詳矣。周公作幽風于蟋蟀微物歷叙隨月變化之名自五月始而終之日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夫日改歲則正朔在十有一月也。言十月則月未嘗改也。使其改焉十月乃夏

之八月也。去正朔尚遠卽何得云改歲乎。小雅

四月之詩首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如改月則四月乃仲春建卯也。夏候未至六月乃孟夏建

巳也。暑何以徂若日周曆雖頒爲文從夏當時

臣民周之臣民也。夫何敢倍上如是哉。周頌臣

工之篇作于周初而云維暮之春于皇來牟將

受厥明夫月改則暮春適當建寅來牟二麥尚

未秀也可云將熟受神明之賜乎。凡此皆周不

改月之驗也。彼執周定改月之說者不過曰春

千古疑端在此

秋聖書首云春王正月孔子自云從周則此固
奉正朔爲文矣然夫子以爲邦告顏子曰行夏
之時曷嘗端從周朔哉蓋夫子作春秋以訓萬
世也非止尊一王也春正之書當亦告顏之志
彼嚴冬不可爲陽春庸愚猶知况聖人固後天
而奉天時者乎周禮春官備載祭典其曰冬至
舞雲門以祭天蓋嚴事上帝故以歲首致敬曷
嘗以冬爲春乎或云哀公十三年書冬十有二
月螽而左傳載孔子曰司曆過也今火猶西流

于是再失閏矣遂信爲改夏之十月爲十有二
月也不知火猶西流係杪秋之候日再失閏則
螽之月固十有一月而非十有二月也其差在
司曆非周制之常後儒附會改月陰增爲二耳
或又以左傳正月日南至登臺書雲謂周改十
有一月爲正不知月之名正古人未嘗專歲首
也詩不云乎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因四月純
陽見霜故憂傷也夫月當純陽名正月當王制
之朔亦名正豈必改而始云哉况周之紀月固

授以陽王之制
相志在正天則十
二月將如何書又
以一起其則所書
五二月者豈果

仲春一有字
此字為所
辨

為可堂初集 卷一 三
二九
以一起數者乎。武成之篇首惟一月壬辰旁死
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泰誓上
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則一月實建
寅矣。何嘗改乎。後之編年為周史者。當于周之
諸王即位也。如伊訓太甲篇例。書元年冬十有
二月。次書春一月。每歲如之。則周制與商制同
明矣。

引經疑疑可斷諸儒之聚訟

周室卜年八百辨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滅商。即天子位。終
赧王乙巳。秦昭襄王取之。凡八百六十七年。而
孟子則曰。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
王三十七年。卒赧王二十六年。當孟子作書之
時。邈周宜云八百餘歲矣。而云七百餘歲。何歟。
因孟子而雜考他書。間嘗揆之以意。知為七百。
而斷非八百。世人誤增周歷一週無疑也。漢皇
甫謚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稱己卯相去六

孟子明文即可
據耶禹既九河
一段不得謂然
夏者失之

年○余○謂○從○乙○酉○者○為○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凡○六○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
武○王○之○誤○六○年○疑○卽○失○紀○六○年○歟○宜○歸○商○者○也
昭○王○之○南○征○不○反○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
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
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
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
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此○十
四○年○不○幾○虛○懸○而○無○統○乎○如○此○又○誤○十○四○年○矣

史記云穆王年五十卽位在位又五十五年跡
穆王行事八駿巡游拒祭公之諫以征犬戎命
伯冏申太僕國之政又命甫侯作修刑辟皆雄
武尚功而擅立制度近乎年少喜動者所爲此
豈踰艾卽位者有是哉疑其中亦有誤矣由數
端而推之孟子云七百餘歲信乎其不誣也三
代實去今未遠因秦火亡書而傳聞多謬如齊
人伐燕宣王時事或疑爲潛王亦年誤也豈特
紀年卽共和一事史云周公召公二相共政而

尤強詞

汲書則云有臣名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且謂
共和在幽王之後與司馬光稽古錄所載厲王
之後相去五十七年更云幽王既死虢公立王
子余爲王與平王並立後余爲晉文侯所殺是
爲樛王而史記又不載樛王也若此類甚多子
日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文固不必求詳獨可
據如孟子者正宜明辨以實之二云爾

可補通鑑

封建井田辨

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自伯而子而男遞
殺其一以及百里或疑公侯千八百盡天下不
足以封按孟氏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或疑十里爲成五十里又不足以爲國且一
成賦一乘成必十里極之公侯大國百里百成
有百乘無千乘授田易世野無曠土安所得閒
田以給餘夫之輩起者始而四之一終而百余
竊心疑其事者幾十載恨未有以正也既而曰

孟子自是說
理獨得其宗
耳議論全是
極氣至了
引証尤多率口
處

古百畝莫詳于勾股數。試據此而復質之經史。可乎。因從步得畝。從畝得里。從里以得國之大。小授田之通變。縱橫推之。無不悉合。而後知周禮孟氏實異名而同實者也。自漢武更制。古以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古以千二百步爲里。今以二千四百步爲里。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計古畝百約畧當今畝五十。通豐歉。上下歲入。可得百石。此八口所以足也。三十受口。六十授之。長子其餘。子士則里餼。

之。王則官直之。府史胥徒。則代耕祿之外。此而十六以上三十以下。或子姓未成。或室家不足。實異日受田之一夫。而其口在八人之外。其力又不任百畝之田。故量授四之一。歲入可得二十石。或一人或二人。足以食。旣以恤世田之長子。而又作其勤力。此餘夫所以授也。開國之始。地苦曠。民苦尠。故一易家三百畝。再易家二百畝。易世矣。田則盡美。而民則生聚漸富。于是羸則歸官。而更以給餘夫之壯立者。不足則取于

井中之死徙者又不足則取于名山大川之旁。不可阡而可陌者此餘夫所以不患于無田也。百步為畝。縱百步橫百步為百畝。縱橫皆三百步則九百畝為一井。週一井適得千二百步為一里。故曰方里而井縱橫皆千二百步。其徑則一里其數則十六井為十六里。所謂四邑為丘是也。自是四丘為甸。縱橫皆二千四百步徑之。則得二里。以其徑歷八井故云八里。又加一里為成。縱橫皆二千七百步。以其徑歷九井故云

九里。其實徑一成則得二里四分里之一。此一成之里數也。一成為井八十有一為田七萬二千有九百。其公田六千四百八十畝。其百姓廬舍之地一千六百二十畝。詩所稱中田有廬是也。計民田六萬四千八百畝。計民家六百四十有八家。計兵賦出長轂一乘。一乘三甲。計二百十六家出一甲。此井田之賦法也。約而論之。公中八家外九宮象也。九九八十一極陽數也。八十乘為一軍。其圓陣則六十四乘為外陣。按八

融洽而包括

推論

方列八門十六乘爲內陣武侯八陣之祖也其
 方陣則三十二乘居外二十四乘次之十六乘
 又次之八乘居內孫武乘之之祖也方圓皆無
 中乘將不敢當君也君在則親軍爲中乘四十
 乘爲游殿備救援也卒伍非至戚則姻亞也芻
 糧則私家賫也境外則公家給之矣勝不相競
 敗不相棄故曰井田兵法相爲表裏也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小國縱五十里橫五十
 里週四境則得二百里徑一百亦歷二百井故

周禮曰子三百孟子曰五十如滕其是也徑歷
 則得三百井縱橫則皆七十五里爲伯國週言
 之則三百畧言之則七十徑歷則得四百井縱
 橫則各百里爲侯國徑言之則百里週言之則
 四百此封建虛實之里數也凡子國田四萬井
 成四百九十有三餘井六十有七城郭廬墓之
 地三分去一有奇爲成三百二十有奇其公田
 則二百七萬三千六百畝其授夫則二十萬七
 千三百六十家其革車則出三百二十乘都有

守封有戍從征討者止一百二十乘卿一人是爲小國一軍凡伯國其井倍小國而加四之一三分去一有奇爲成七百有奇車亦如之征討則二百四十乘卿二人是爲次國二軍凡侯國其井則四倍于小國三分去一有奇其成則千二百有奇車亦如之故云千乘地廣而備多征討亦僅三百六十乘卿三人是爲大國三軍此國小大之規度也職方氏掌封國千里之地公則四侯則六是爲甸服之制縱橫各得二百五

十里徑歷則得千井故云千里田百萬井三分去一有奇爲成八千有奇車稱之故云萬乘征討則三千乘蒞六卿稱六軍然特內以供官者周之盛豐鎬是也天子有西都有東都有內畿有外畿外畿以處內臣之有功及王之庶子母弟須封者或視侯或視伯或視子男使近者樂從王事以宜民而遠者則蒞之公卿以察外變周之盛洛都是也先王強榦弱枝之道莫備于此平王東徙棄岐豐之險八百里東都廣狹曾

不能四公六侯而背河面洛又率內諸侯制其
 半故以敬獄如蘇公之後而桓王假手于鄭竟
 以失鄭惠入則鄭受虎牢襄復則南陽啟晉自
 是周遂夷于列國然孟子曰千里不實言二百
 五十里者以周初地固不止于一畿且尊王示
 殊異也此王畿多寡之里數也若夫公五百里
 其徑實百二十五里而孟子槩之于侯男百里
 其徑實二十五里而孟子槩之于子茲其所以
 稱畧歟然亦有自來矣周禮有五等之土而書

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何以故夷考武王之世

此辨更明

頁未有封公者也傳曰王者之後稱公而陳杞

不列于公天子之師傅稱公而太公不爵爲公

至成王乃爵微子爲上公舉天下一人而已然

則爵有公而分地者實僅止于侯至于男邦即

附庸唐虞已然其地則小國四之一其兵車不

過八十乘東遷以來仕者獨許然迹其起齊桓

戰國攘地且進埒于子豈孟子籍去之後無

從辨子男之同異故遂據許以爲斷歟抑不能

傳疑

則分土惟三上

示所無也下

及男邦微之也書禮傳

曷嘗大指刺謬哉雖然古帝王制治之深心不

見而其軼乃時時見于一二典故去聖日遠

祭火雖起不渠天祿之學考論異同

上至于參差毫髮固百代





